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九十五下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

狀

公與趙鼎當國時議徽宗在沙漠當遣信通問遂遣問安使何蘄等行是年正月二十五日蘄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僊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公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余梓官未返天下塗炭至讎深耻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數日後求奏事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上命公具草以

進親書付外其詞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于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性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兵恤民輔朕不逮皇天后土實照臨之無或自暇不恤朕憂又以公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公退又具奏待罪曰仰惟陛下時遇艱難身當險阻圖回事業寢食不遑所以思慕兩宮憂勞百姓未嘗一日忘也臣之至愚獲遭任用在諸臣先每因從容語及此狩事聖情惻怛淚必數行臣感慨自期願殲虜讎十年之間親養闕然妾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

遂陛下孝養之志拯生民塗炭之難則臣之事親保家庶幾得矣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積罔極之思哀復何言罪將誰執載念昔者陝蜀之行陛下丁寧告戒且曰我有大隙于虜刷此至耻惟民是厲而臣終隳成功使賊無憚況以沙漠之墟食飲憂慮兩宮處此違豫固宜今日之禍端自臣致尚叨近輔實愧心顏伏願明賜罷黜而正典刑仰以慰上皇在天之靈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氣上降詔起公視事公再上疏待罪不獲請車駕以二十七日發平江三月十一日至建康時公總領中外之政會率駕巡幸又值國郵幾事叢委公以一身任之至誠惻怛上下感動人情賴公以安每對必深言讎耻之大反復

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上方厲精克已務自損節戒飭
宮庭內侍等無敢少有越度者事無巨細必以咨公賜諸
將詔旨往往命公擬進未嘗易一字四方有災異公必以
聞祥瑞則皆抑不奏知果州宇文彬通判廣信孺進嘉禾
九種並鑄秩放罷而四方皆知朝廷好惡所在矣四月公
行淮西撫諭諸屯築廬州城治東西閔且中防秋備自公
來東南太夫人留蜀及再入政府遣人迎侍太夫人安于
蜀未即出上為降旨召公兄澠俾迎侍而來又遣內侍胡
宗回往喻意五月始達建康而公亦自淮西歸上疊遣中
使勞問太夫人賜予稠疊公戴星而出經處國事至暮入
待色養委曲奉承中外觀感歎慕傳相告語以為美談自

公與趙鼎在相位以招來賢才為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
之望百執事奔走效職不敢自營人號為小元祐而公尤
未嘗以恩澤私親戚仲尼泥上知其賢累欲加以異恩公
輒辭及賜進士第後省官繳駁公非惟不加忤且奏不當
以臣故沮後省公議外舅宇文時中政和中為郎出守大
藩舊已寓直萬里召赴僅進職知湖州舅氏計有功久在
幕府得直徹猷閣公止乞就祕閣人服其公公以人主當
務講學以為脩身致治之本薦河南門人尹焞宜在講筵
有旨趣赴闕會旱災且自太夫人以次闔門悉卧病公力
求去至再四不得方車駕在平江時公歸自江上奏劉光
世握兵數萬無復紀律沈酣酒色不卹國事語以恢復意

氣怫然宜賜罷斥用警將帥上然之罷光世而以其兵盡
屬督府公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公又自往
勞之人情協附上下帖然而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事沈
與求意以握兵為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有
請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公歸以為不
然奏論之而瓊等亦與德有舊怨與其下八人列狀請御
史臺乃命張俊為宣撫使揚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
之此軍自聞王德為帥往往懷疑而酈瓊遂陰有異志唱
搥其間八月八日瓊等率軍叛執呂祉以行欲渡淮歸劉
豫祉不肯渡誓瓊等碎齒折首以死公遂引咎力求云位
上不得留因問可代者公辭不對上曰秦檜何如公曰近

與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公擬批召鼎既
出檜調公必薦已就閣子與公語良久上遣人促進所擬
文字檜始錯愕而出後反謂鼎上召公而張丞相遲留至
上使人促始進入檜之交謀類此公本以檜靖康中建議
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天下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
力立遂推引既同朝始覓其顧望包藏故臨行因上問及
之先是公遣人賫手榜入偽地云劉豫本以書生被遇太
上皇帝曾居言路主上嗣極擢守鄉郡當東之要衝任濟南
之委寄眷禮殊厚責望至深俄聞率眾以請降旋乃失身
而據位諒亦迫於畏死姑務偷生如能誘致今人使之疲
弊精兵健馬漸次消磨茲誠報國之良圖亦爾為臣之後

効更須愛惜民力勿使傷殘儻或求懷異心自顯戮豈
惟皇天后土有所不容抑恐義士忠臣終懷憤疾金虜用
事者見此榜已疑豫八月豫聞王師欲北向遣韓元英告
于虜謂南寇張某總領烏合之兵或逼宿毫或窺陳蔡或
出襄陽增修器甲趣辦軍裝其志不小先起制人後起制
於人欲乞兵同牽虜得此報謂豫真欲困己益疑之會瓊
等叛去公復多遣間散持蠟書故遺之大抵謂豫已相結
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又乞兵于虜十月虜副元帥兀朮徑
領兵來發豫借其機會之來公已去位矣蓋公以九月五
日得請授觀文殿大享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
王縉奏乞留公即日補外都官郎中趙令衿繼上疏亦罷

去而御史中丞周祕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誼交
章詆公未已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兩京永
州居住於是趙鼎復當國而車駕自江上還臨安矣公出
任國事每以不得從容盡子職為念及既去國太夫人以
公退處欣然從之八年二月抵宋左右侍旁以順承
親意者無不曲盡太夫人安之不為遷謫也然公自
以為上遇我厚雖流離亦未嘗一念不在朝廷作草
堂旁近以奉遊歷命以三省為文紀之曰予作堂于
寓館之東隅僅庇風雨取曾子三省之目以名之其
省謂何思吾之忠於君孝於親修於己者恐或未至也士
大大孝聖人之道當求所以通天人之際予之三省將有

進於斯而愧其未能也則公之所深省而自得者遠矣是
歲秦檜已得政始決屈已和戎之議九年正月詔書至求
公伏讀恐懼寢食不安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略曰魯仲
連不尊秦為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
遲發而大況我至讎深隙迺欲脩好而幸目前少安乎異
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
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某是以伏
讀詔書不寤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聞故人李光自
洪州召入政府復以此意移書抵之懷不自己又具劄子
以奏曰恭覲詔書之頒再三伏讀通夕不寐今日事之虛
實姑未論借令虜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盡歸河南遂復

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將來人情益解一氣漸消彼或
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謂
以對顧事理可憂有甚於此者陛下焦心勞慮積意兵政
精誠感格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遊談之士
取功於一時忠勲之臣置身於無用小大將帥孰不解體
陛下且欲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
矣今從約之遽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答猾虜之詭秘
措置失緒不勝寒心願陛下思宗社之計圖恢復之實逼
之以大勢庶乎國家可得而立臣罪戾之餘一意養親深
不欲論天下事顧惟利害至大至重不忍緘默以負陛下
之知惟陛下留意二月以大需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任便居住公復且劄子曰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強勉圖事而已陛下進而有為則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心間雖齟齬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為則其權在敵且佛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狗敵國內懼實害智者所不為也仰惟聖慈深計審慮茂圖大業永福元元又自作謝表示敢不專精道李甯勉身修求以事親方謹晨昏之養庶幾報國敢忘藥石之規視此則公許國之忠為如何哉居旬日又具劄子曰自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榷專意和議庶幾休息莫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寐以思亟指而

計虜人與我儲豐之深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種其委靡而逐亡也臣慮其力弱未暇如借和以息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我吾之際理既甚明事又易見然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料虜上策還梓宮後母后輿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懽篤好以息我師遲之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交置大臣更立妃后將何以塞請虜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微禮失約爽信近在昔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顯者尚庶幾於前虜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是月復資政殿大享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大使公以太夫人念鄉不欲東去力辭至再

三四月公奏前論講和事未蒙開納又具劄子曰竊惟陛下建炎初載嘗立大艱天意至深益彰聖德前事不忘後事之鑑伏願亟收人心務振士氣摧勢專制操縱自我外之醜虜身發敢悔之謀內之群帥益堅盡節之志天下國家我所自定宋之社稷亦永無窮夫理有近利亦有深憂有天下者當審機會度人情斷大義持柄握權不以與敵苟備寡能遠見事至而悔將何及焉況夫今日事機尚可因推適變速於救藥惟恐聖慈斷以無疑則天不幸甚八月聞虜遣使來以詔諭為名則又具奏曰臣近者累輸誓說仰瀆聖明誠以憂君過虜不能自息竊惟天下之事有置必有廢有與必有守虜以詔諭為名持廢置與奪之大

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人心奪士氣而坐傾吾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也劉先主曰濟大事以人心為本此存亡之大計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留神毋忽焉福州之命既累辭不獲公念時事多虞惟在近或可以補報萬一遂受命而東九月至閩中閩素號律訟難治公謂人心一也正由臨民者先有逆詐億不信之心是以不能感格入境一切諭以義理飭守令誠意民事令鄉里長老知書者率勸後生及彊悍者無為鄉黨羞民皆感仰每出觀者至升屋登木如堵墻十年正月上遣中使撫問公附奏謝且曰願陛下全養精神剛大志氣惟果惟斷見幾見微察彊弱於言辭之際轉禍福於談笑之間無便噬臍為天下笑時虜

中交盟約復取河南公奏曰臣竊念自群下決回銜之議
國勢不振事幾之會失者再三向使虜出上策還梓宮歸
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虜必深和議
不按人心解怠國勢衰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
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大警悟虜懷反復士氣尚可
作人心尚可回願思權制變轉禍為福用天下之英才據
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臣
又有臆見當燕山新復朝廷恃郭藥師為固一旦醜虜敗
盟藥師先叛何則賣國無耻之人本無它長難與共事願
陛下每以為鑑制御於早無忍繼聞淮上有警運以邊計
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公之忠遣中使漿諭公

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
大之務必躬必親人人感悅和氣薰然訟事清簡山海之
寇招捕無餘間引秀士與之講論閩人化之十一年三月
劉錡大破兀朮于順昌錡本晚出公一見閩陝奇之即付
以事任錡亦感慨自立公歸薦之上謂錡才識諸將莫及
而一時輩流嫉其材能出已右百計沮遏公既平湖寇即
薦知岳州已而召赴行在左右扶持付以王彥軍且擢為
騎帥至是錡竟以所部成大功方欲進兵乘虜虛而檜召
錡還矣錡還朝上見之首曰張某可謂知人檜遣郎官蓋
諒來諷公使附其義當即引公為樞密使公答檜書歷言
和不可成虜不可縱且面為諒言諒歸檜怒時莫將等歸

自虞朝廷復遣劉光遠等奉使而公亦力請祠奉親矣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去福之日軍民送者咨嗟號泣相屬於道公以蜀遠朝廷不欲徑歸遂奉太夫人寓長沙十二年太母鸞輅來歸制封公和國公具劄子以賀且曰與或為取安必慮危夫惟務農而彊兵乃可立國而禦侮願勤聖慮終究遠圖公恐太夫人念歸乃即長沙城之南為屋六十楹以奉色養太夫人安焉築堂榜曰盡心親為之記大意欲益求所以盡心於君親者居間玩意六經考諸史治亂得失益思前事之機微愛時之志一飯未嘗忘也檜既外交仇讎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為時已太平日為浮文侈靡愚

弄天下獨忌公其中丞萬俟卨希檜旨諭公卜室僭擬至倣五鳳建樓上不以為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覓歎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禁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致禍恐不能堪太夫人竟公形瘠問故公且言所以太夫人諄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至三公意遂決乃言曰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圖非常之報拯焚溺之急者乏徐緩之音竊惟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

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猶之奕棊分據要害審思詳處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夕安也僅非陛下聖德在人獲天地之祐承祖宗之慶有以照察其心臣亦何所逃罪事下三省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寫尚書無逸篇具劄子為賀曰臣嘗潛心聖人之經有可以取必於天膺太福獲大壽決然無疑者輒輸丹誠為陛下獻臣伏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中吳

不違朕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三君者非獨身享安榮而有國長久後世莫加焉商自祖甲之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是以用或克壽或十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天道昭然其應如響古之聖人以一身莅天下惠澤四海無不如意未嘗少有憂懼退怯之懷凡以天道可必吾無愧歎之心而已臣不勝臣子祝頌之誠願陛下兢兢業業勉之又勉求堅此心以奉天道天之所以報吾君者宜如何哉七月拾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運州居住契川周勳者氣義人也自公貶求即乘相從公即福唐辟為屬公來長沙勳亦從居焉檜累書

招款不得恨之乃謂公與勳誅謗時事亦削勳官竄封州
公被命即行自夫人以下皆留侍獨挈子姪往太夫人送
之曰汝無愧矣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為念公至貶所月一
再遣人至太夫人所日夕讀易精思大旨迷之於綿綿
授其子栻連為州景物甚勝暇即策杖遊麻蓮人愛重公
爭持有果以迎所至必為曲留終日時槍益肆凶陷遂請
者不絕干道四方望公處之恬然形氣益充實不人
亦安居長沙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章
則生福勤則業進後則心逸連人相與鑄之於石家傳人
謂焉已巳歲嶺南瘴疫大作日色書分官于連者自太守
而下死凡數人郡人無不被疾哭聲連共御救之有絕發

者公和藥經之病者求請日至千餘人惟公家不至第所
無一人告病過者咨歎莫不以為天相忠誠也居連凡四
年二十年九月移永州湖湘之人見公歸喜甚爭出迎望
見公所養勝前退皆歎息相賀公遣人迎太夫人以次年
四月至求母子相見彊健如初永舊所嘗居人情尤相安
而公兄徽猷公虎以疾終方公官于朝及在貶徽猷公常
留太夫人左右悅適其意太夫人鍾愛之至是悲始始不
能為懷雖公歸釋南至太夫人亦年高多疾矣蓋公去國
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
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咨嗟太息至小兒婦女亦知
天下有張都督也虜人憚公尤甚歲時使至虜中其王必

問公安在方約和時誓書有不得輒已易大臣之語蓋俱
公復用云至是秦檜寵位既極老病日侵鄙天患失之心
無所不至無君之迹顯然著見意欲先剪除海內賢士大
夫然後肆其所為尤憚公為止論宗主使已不得安欲亟
加害命臺臣王珉徐嘉輩有所彈劾語必及公至彈知洪
州張宗元文始謂公國賊必欲殺之有張柄者嘗奏請令
檜乘金根車其死黨也即推知潭州汪召錫者娶檜兄女
嘗告訐趙令沂遣為湖南提舉官俾共圖公又使張常先
治張宗元獄株連及公以為未足又捕趙鼎子分下大理
獄備極慘酷考掠無全膚令自誣與公及季光胡寅等謀
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二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會稽病

篤不能書判以死時紹興二十有五年也上始復親庶務
先勒檜子熈致仕斥羣兒公迹稍安而太夫人遽薨有
旨復公職觀文殿大學士除判洪州公已在苦塊矣哀苦
扶護以治命當歸葬雖公之兆奏請俟命長沙獨念天下
事二十年為檜所敗壞人心士氣委靡銷鑠政事無綱邊
備蕩弛幸其一旦隕斃當汲汲惟新令圖而未見所以慰
人望者且聞頑顏亮篡立勢已驕豪必將妄宰可為寒心
自惟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五月具劄子曰臣
夙負大罪自謂必死瘡痍之地仰惟陛下優容之矜矜之
保全之死骨復生及出聖神之造自今以往皆已死之日
而陛下實生之臣今雖居苦塊中安敢翹然遂志陛下恩

德且顧惜一已而默不出一言庶幾有補萬一哉惟陛下
察其用心怨之而已臣聞自昔忠臣事君莫不欲其主之
聖莫不欲其主之名顯日月功蓋宇宙彼知夫國家安樂
則其身亦與有安樂故犯顏逆指而不敢辭也姦臣不然
惟利是圖不復它卹導君於非使重失天下之心而陰肆
其邪志始則曲意媚順而欺蔽人主之聰明終則專事擅
權而潛移生殺之大柄跡其包藏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
身滅家亡族覆世絕見於史冊歷歷可攷天下後世視之
曾犬豕之不若彼誠果何所利耶惜乎至愚而莫之思也
日者陛下法乾之剛而用以沉潛施設中幾天下四夷孰
不畏服是臣可言之秋也臣踈遠不復預聞朝廷幾事而

伏自思念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
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長久之計臣誠過慮以
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
離忠臣烈將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
為策方祖宗盛時嘗與虜通和惟力敵勢均而國家取兵
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得以持久
而百四十年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禍亂之大亘古所
無論者猶恨夫恃和為安而不自治之失今天下幾何警
之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安居飽食其間而朝夕陰伺吾隙
一日之間其舍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深思力圖於此時
也或謂虜嘗有弑立之幸夫弑立之人天地所不容人情

所甚惡誠能任賢選能修德立政斷然為吾之所當為口
不絕和而實以勢臨之彼必有瓦解之憂借使虜不量度
輕為舉動弟堅壁清野以持之明示逆順其衆自離虜之
危亡可立而待何則人心必不肯附逆而忘順假之五七
年而虜之君臣之分定彼國有人得柄用事雖有賢智亦
知為陛下計矣願陛下精思審謀無忘朝夕無使真有噬
臍之歎夫約和衰弱之時謂不能久而疆虜之變存生於
內是天贊陛下違天不祥陛下其承之臣聞人主之俯仰
天地間所以自立其身者不過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義
不可斯須少忽也而臣行負神明孤苦餘生親養已無所
施矣事有大義所當為者不過及忠於陛下願雖頭目手

足有可捐弃而為陛下用者所不當顧惜而况親逢聖明
極力保全恩德至大使臣有懷私顧已匿情慮禍之心則
是陛下不負臣臣實負陛下天地鬼神其肯容之哉是以
不顧嫌疑不避鼎鑊不卹讒毀為陛下陳之陛下勿謂軍
民之心為可忽忠良之言為可弃夫治天下譬如槃水一
決而會有不可收拾者矣陛下其念之哉臣行年六十死
亡無日非若紛紛互持和戰之說惟恐其說之不勝而身
之不獲用貪目前之得忽久遠之圖臣知為陛下國家計
耳陛下安榮臣亦預有安榮臣之自謀亦豈有不審耶幸
未即墮得終禮制陛下不以臣為愚而卒弃之願陛下許
臣居巖窻間優游養病為陛下謀畫心腹之臣以畢愚死

忠庶幾有補萬一臣之志願足矣惟陛下廓乾坤之度以
精求天下之賢無忘祖宗國家之耻父兄宗族之讎盛德
大業昭著後世臣猶幸及見之繼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
歸蜀八月行至荆南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念虜數年間
勢決求還用兵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蕩然無備沈該
萬俟高彖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顧復在苦塊經
歷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為上終言之懷不自安乃復奏曰
臣授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迫身涉險萬里常恐一旦死
填溝壑無以仰報萬一思以展盡所懷瞑目無憾臣嘗
病世儒惑於戰和異同之說而不知實為一事或者竊儒
為姦不知經史之心切切焉利祿是圖而有以欺惑陛下

之所也又甚其甚其大姦大惡挾虜懷貳以自封殖其家黃
鼓曲說愚天下敢畢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
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
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
除戎器戒不虞泰之九二爻辭曰包荒用馮河泰萃之世
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
况時方艰难而可忽略不省啓大禍于後反謂是為得哉
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矣商湯事葛矣
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太王避狄矣築室于岐
未幾謀以却敵詩曰乃立家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
率伐之詩曰昆夷駝矣維其喙矣越勾踐事吳矣坐薪嘗

膽竟以破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彼皆翁之
乎始而張之乎終汲汲乎德政修立而以生利為心未嘗
恃和為安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
呂后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盡
釋而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
與匈奴和曾無間歲之寧漢文全有天下謂可和以息民
方是時百姓猶不免侵凌之苦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其
後單于來朝漢三百年間用以無事唐太宗初定天下有
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係其酋
海內始安焉茲豈非以和為權而亦得之哉若夫石晉之
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於

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
觀寡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然考其君臣所為名實
不孚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繆戾權
移於下政私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
臣往往昏于酒色厚于賦歛果于誅戮以害于百姓朝廷
莫知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略無實事維翰
所陳殆為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
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須求凌侮且甚一日後嗣不
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說僥倖以戰而不知其荒淫怠傲
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
匱延廣不孝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

疆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為之
發矢北向者至今為天下嗤笑言君臣委靡不振服役夷
狄者必曰石晉云仰惟陛下聰明聖智孝心純一即位以
來簡用實才虜人聞風而畏之於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
太母為重且幸徽宗皇帝幸宮之亟還和之權也不幸用
事之臣貪天之功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虜
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
專於異己之去意果安在哉夫虜日夕所願望者欲我之
忠良淪沒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身
其氣不復振作耳欲我之懷於宴安以甘于醜毒耳前日
用事者一切徇其所甚欲而畢為之不幾乎與虜為地歟

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
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于君而天下之心重惡之如
此且彼曾不思虜之於我其愛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肯
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欲圖之於後而和
乎臣謂虜有大難大然不可復合譬夫一葉之分今日之
和必其酋帥携離人心睽異姑為此幸以息目前而圖回
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嘗一日忘也惜乎昏庸姦
賊之人羨於富貴闇於政事曾無尺寸之效以上報於國
家毫髮之惠以下及於百姓分列黨與布在要郡聚珍貨
獨厚私室為身謀為子孫謀而不知為陛下謀不知為國
家天下謀坐失事機者二十餘年誤陛下社稷大事有識

之士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責成受命於虜適足以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魯仲連所謂彼將有所予奪梁王安得晏然乎而甚可痛恨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之心何自而服敵國之難何自而成遲以歲月百姓離心將士喪氣亦危亡而已矣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唐漢四君之事以保圖社稷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絕舍身毒忍死其亡無日徒能為陛下言之而已又伏思祖宗之德在天下至太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代盛時有

不能及恭惟皇帝陛下稟乾剛之姿輔以緝熙之孝何為而不成何治而不致願陛下充其志氣擴其聰明必使清明在躬如大虛然惟是之後以選賢才以修德政以大基業天下幸甚又以所著否泰卦解義進之奏曰臣往待罪相位陛下賜臣親書周易否泰二卦辭其後臣謫居連山益遠天日葵傾之心不能自已遇朔望必取再拜伏讀竊不自揆為二卦訓釋久欲獻之以備乙鑒而負罪積畏無路上達今謹繕寫昧死以進願坐井之見豈足以仰補萬一惟臣子愛君之誠則不能自已焉竊惟易謹君子小人之辨而二卦則其効之尤深切著明者也其事則本諸一心惟陛下留神上付前奏三省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

等見之大怒以為虜初未有嬰歲時通問不翅如膠漆而
公所奏乃若禍在年歲者或笑以為狂臺諫湯鵬宰凌磬
聞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有旨復令永州
居住候服闋日取旨公自扶護西歸抵綿竹即卜日治太
夫人葬附雍公之兆賓客紛至自朝及夕哭泣應接不少
倦子姪交諫尊年不宜致毀而公孝誠自天不能已也大
夫人既葬十日而謫命至且有朝旨促迫甚急公即日就
道服闋得旨落職以本官奉祠居永公自為表謝曰念君
臣雖分於異勢而利害實係於同舟其憂國之誠拳拳不
捨蓋如此云公自是不復接賓客日紉繹易春秋論孟各
為之說夜則閱司馬氏通鑑如是者又四年而宇文夫人

亦終焉自庚辰秋冬朝廷頗聞虜有異志公卿大夫下至
軍民無不內懷岌岌日願公還相位表疏不絕三十一年
春有旨令公湖南路任便居住時臨安積陰命下之日廓
然清明上下欣悅公歸至潭五月奉欽宗諱號鬪至不能
食又聞虜有媿書不勝痛憤上奏曰孝慈皇帝計自北來
又聞逆虜兵動凡為臣子孰不痛憤臣往叨任使孤負眷
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無所逃罪臣又度今日虜勢決無
但已九月十月之間必有所向願陛下與大臣計議早定
必守必戰之策上安社稷未幾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十
月復公觀文殿大李士判潭州時虜騎跳梁兩淮王權兵
潰劉錡引歸鎮江兩淮之人奔迸南來沿江百姓荷擔而

立遂改命公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書疾置敦促甚遠
長沙在遠傳聞不一人人危懼公被命明日即首途曰吾
君方憂危臣子之取戴星而趨猶恐其緩至岳陽遇大雪
亟買小舟冒風濤泛長江而下且欲經歷諸屯慰接將士
未至鄂有士大夫自江東來者云虜焚北采石煙炎漲天
南岸人不復可立公毋庸進也公愀然曰其被命即携二
子來正欲赴君父之急今無所問惟直前求乘輿所在耳
長江是時無一舟行獨公以小舟徑下遭大風幾殆北岸
又近虜兵徒者萬端甚公不少顧過池陽聞臺被殺然餘
眾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公渡江往勞以建康
激賞犒之一軍見公以為從天而下騅呼增氣虜謀報備

恐一二日遁去顯忠乘士氣銳追之多所俘獲公至建康
奏乞車駕早來臨幸聞已進發乃督官屬治具不半月而
辨風采隱然軍民恃以安上至建康公迎見道左衛士見
公至以手加額無不喜公復用而悲公久處瘴癘形容之
瘠也車駕入行宮首引公見問勞再四公頓首謝上更生
骨肉之賜且曰方秦檜盛時非陛下力賜保全無此身矣
上亦為之慘然曰檜之為人既忌且妬後六日再引對公
奏國家譬如人之身必元氣充實然後邪不能干朝廷
元氣也今邪氣得以干犯必是元氣之弱或汗或下邪氣
固暫退然元氣不壯邪再干之恐難勝任用人材修政事
治甲兵惜財用此皆壯元氣之道上改容開納時車駕將

還臨安欲付公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更畱御營宿衛使
楊存中俾專措置臨發復引公對公奏陛下當京城陷危
之際毅然請使不測之虜後復受任開元帥府以孤軍當
虜鋒當是時不知陛下之心還知有禍福生死否上曰朕
爾時一心家國豈知有禍福豈知有死生對曰是心乃天
心也願陛下試反此心而擴充之何畏乎虜賊上首肯焉
且勞公曰朕待卿如骨肉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卿久
在詔籍聞甚清貧郊祀合得奏荐及封邑當足以還卿繼
遣內侍賜公黃金及象筭筆公惶恐不敢辭秦檜二十年
間所以譖公者無所不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獨賴上主
張不至死地至是上見公辭和氣平無滯滯之歎而溫乎

忠愛之誠為之感動對輔臣嘉美再三車駕既還或有勸
公求養公念舊臣它無在者而國家多虞之際人心尤
以已之去就為安危不忍舍而遠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
時虜騎雖去人情未安朝廷賴公屹然增重兩淮之兵渡
江歸息而奔走瘡痍之餘重以疫癘自三衙諸軍皆畱建
康死者日數十人公親為分課醫工置曆診候自帥司給
藥餌及它費遣官屬監示至日暮公親視曆考其勤惰得
失而賞罰之全活甚衆四月楊存中罷公被旨兼措置兩
淮繼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駐屯軍馬時虜
以十萬衆圍海州甚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提兵在淮上
欲前救聞當受公節制士氣十倍而公受命之日亦即為

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奇乘虜弊子蓋率兵力戰大破虜衆得脫歸者無幾公謂去歲淮上諸軍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而庖人厮役悉沾濫賞輕名器耗財用亂紀綱使軍士不復知所勸激奏今海州上功當有以深革其弊使可為後法於是令諸大將戰勝則命統制官以下至旗頭押擁隊公共保明限三日申稍有繆為重賞典憲公德威素著將士望風畏愛至是復摠兵權當軍政二十年廢弛之後間疾痛郵勞苦撫孤遺禁刻剝勉將士俾知忠順於是人人勉厲慨然有超事赴功之志公念軍籍日益凋寡中原之人久困腥膻思慕我宋欲因茲時乘虜事力未疆頓兵淮甸要處以招集忠義來歸之人內以壯軍

勢實曠土外以警虜情系人心奏曰虜人退兵之後士馬物故殘半飲馬長江之志固未敢萌也而用事羣酋人各有心日夜備具似有欲窺淮甸之謀先事預圖理不可緩我之甲兵方之西北之士所存無幾而又去歲扞禦大敵傷折逃亡繼以病死十亦四五馬固同之以今歲事力比量酌度夫人而知其為弱也議者或欲弭兵息民以治在我此說近是也誠恐虜之圖事未肯但已一旦倉卒何以待之又况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為可仗然則乘機及時內堅守備外疑敵心左牽右制使之首尾奔逐人情搖動斯為成筭不可忽也淮甸要處我不先圖異日疆虜起侮渡淮先據形勢則事有難處者矣又奏曰

臣躡訪得東北今歲蝗虫大作米價踴貴中原之人極艱
於食欲乞朝廷或撥米糧或錢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人
心既歸虜勢自屈公又以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
之後當收以為兵又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彊力而淮北義
兵尤為忠勁困於虜毒亦已甚矣雖虜欲報之心蓋未嘗
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甲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自
彊虜恣為殘虐十室九空皇皇夾淮各無所歸臣恐一旦
姦夫鼓率千百為群別致生事謂可因其憤嫉無聊之心
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營募民彊壯年十八以上四十
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彊弩効用為
名各給文帖書寫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

人結一保兩保為一甲十甲為一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
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皆從公請公即不令
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虜掠不能相
保今認為必守之計復耻雪怨人心所同有願充者宜相
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采
歸共建勲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彊勇可用公
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為統制敏起微賤志迹未振公擢
於困廢中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鼓
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公謂虜長於
騎我長於步制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敏專制弩治
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

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俱清野無所得有
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振清河西屯濠壽以扼
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具奏言
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以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
有旨下福建選募張子蓋自鎮江來謁公與之語見其智
識過人謀慮精審與圖規取山東之計奏子蓋才勇而性
剛氣直願優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資以財用俾屯淮上措
置招來會今上即位公首奏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采之
事據今所營足備臨幸有詔從之上自藩邸熟聞公德望
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歎息首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
曰朕初膺付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繁夙夜祗懼未知

彼濟公為元老被遇太
嘉謀至計輔朕初政方
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
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
事陛下惟一其志有隕無二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四
至即引見上見公改容射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
公命內侍賜公坐降問鼎四公奏人主以務孝為先人主
之孝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
理而已人主惟嗜慾私溺有以亂之失其公理故必須兢
兢業業朝夕自持使清明在躬惟是之從則賞罰奉措無
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

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兩朝北狩八陵廢隔兆民塗炭離恥之大感痛形於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進封魏國公太上皇退處德壽宮羣臣希得進見獨再引公見輒移時以秋防復往江上留臨安旬日中使問賜飲食等不絕禮遇完一時公舟行出國門見蝗自北來飛長數里即具奏曰災異之起必有所因陛下即位之初憂勞庶政豈容有此伏願益修欽畏以答天心抑天之愛陛下殆將有以譴勉於初助成聖德也更乞延見近臣咨問時政必使惠

澤實及軍民先長公謂新政以人才為急人才以剛正為先因疏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者凡千數人薦於上且乞以間暇時數引賢者自近賜以從容燕我哲沃之間有所廣益復存陳俊卿汪應辰可為宣撫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國子司業王大宝可備勸講論思遂命召大宝公至江上復奏曰直言不聞非國之福自奉檜用事二十年間詎以它罪賊殺忠良不知幾何人願下明詔以太上之意條具往以直言獲罪之人各加恩施其誣之以事而身已淪沒許本家開折尋因經朝廷雪訴寔幾冤憤之氣得申今日又奏乞天下之公認以用天下之才時洪三張掬使虜回見公於鎮江具言初到虜

中鎖之寓館不與飲食令於表中換陪臣字公奏盡至侍
疆彈壓諸國今日之士惟修德立政寢食之間無忘此籬
上慰天心下從人欲不當復遣使以重前失翰林李士史
浩建議欲築瓜洲采石城上下公認公謂今臨淮要地俱
未措置高郵棗縣家計亦復未立而乃欲驅兵卒但於江
干建築城堡豈不示虜削弱失兩淮之心墮將士之氣或
有緩急誰肯守兩淮者不若先城泗州便上以公言為然
浩已為參知政事力主初議其餘公所措置浩輒下以為
是公以張子蓋可任使鎮淮上圖山東而子蓋所陳浩輒
沮抑百端至下堂劄詰責又深過海州之賞公方招來山
東之人至者云集而浩不肯應副錢糧且謂不堂跋納以

三因公奏乞上幸建康而浩專欲為懷安計公治州楫于
東海所圖甚遠而浩輒令散遣兄公所為動皆乖異黨與
唱和實繁有徒子蓋西人負氣竟以成疾公遣官屬勞問
不絕且乞上親喻之上而手書無存備至而子蓋卒不起
山前所結約者皆失望浩遣其腹心司農寺丞史正志
來建康專欲沮招納事公論奏曰竊惟國家自南渡以來
兵勢孱弱賴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率眾歸附以數
萬計臣自為御營參贊臣所親見後良將將精兵往往皆
當時屈正人也三十餘年扞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
欲絕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絕
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既失變為寇讎內則為虜用

外則為我寇二也今日處分既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者人跡既絕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間探之類孰為而遣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虜者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赤子之仰父母今有脫身而來者父母拒戶棄絕之不得衣食於天理人情皆所亦順四也自往歲用兵入軍以奔疲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慨念及此命諸將再行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尋常諸軍招江湖一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人柔脆多不堪用若非取軍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若果絕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國家所系人心為本惟陛下下忱厚聖度同符天地信順獲佑其理必然上見之感悟

事得不罷正志又受浩旨聚兩監司守臣往瓜洲相度築壘事及見公恃其口辯欲為浩遊說公折大義正志乃愧恐不敢言將行公復謂之曰爾致意史參政秦檜主和終致誤國參政得君無蹈覆轍浩聞之悚然時浩已遣使使虜報登寶位公奏陛下初立方欲圖回浹復而遽聞遣使懼天下解軀前日洪邁虜中供伏事狀尋聞虜酋備坐告喻嶺北圍虜儀義和議之名以迫脅諸國類如此願毋遣浩竟遣之然虜計已行亦竟責舊札不納也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拭赴行在公附俊卿等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決不能盡革宿弊一新令圖鼓軍民之氣動中原之心臣自太上時已為此謀蓋江

南形勢實在於此舍而不為未見其策又奏曰漢文帝初立有司請早建太子以尊宗廟其為天下國家計甚遠願陛下留意焉公於九月中嘗具奏以謂近聞吳璘之兵在德順曾未幾月與虜大戰不可不為之深思也使此虜得志於西則氣焰必熾脅制蕃漢聚兵邊陲迫我臣屬事固難處今持久不決有大利害存焉倘坐視不問貽憂異時非計之得也當令兩淮之師虎視淮壖用觀其變而遣舟師自海道搖山東及多遣忠義結約中原疑惑此虜使有左顧右眄之慮而德順之師知我有牽制之勢將士當亦賈勇自奮至是復令俊卿等力言之時浩已發詔命璘奔德順蓋浩志專欲亟和以自為功謂德順既奔則非徒璘

無能為亦固撓公之謀矣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歛食頓貌曰朕倚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撻奪時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為然上遣內侍黃保躬賜公鞍馬手書曰卿以元勳特為重望慨風塵之未靜仗忠義以親行首固邊防徐謀開拓俾朕居尊無後軫慮縉思亦益用歎嘉俊卿等歸公知車駕來建康之期尚緩深慮有失機會復具奏曰人心向背興亡以分建康之行一日有一日之功願仰稽天道俯徇衆情亟定行期以慰中外之望時契丹酋窩幹亦起兵攻虜為虜所滅其黨奔潰驍將蕭鸞巴耶律适里自海道來降公以為女真一國之兵其數有限向來獨以疆力迫協中國之民及諸國之人為用是以

兵盛莫敵今當招納吾民厚撫諸國則女真之心自生疑
惑中原諸國莫為其用虜可亡也奏乞厚撫虜巴等上從
之詔公擬官賞施行仍賜手書勞公曰卿以文武全才副
朕簡毗宣威塞垣厥功益茂夷虜來歸中外帖然今賜卿
貂帽等時虜以十萬衆屯河南多張聲勢欲窺兩淮公以
大兵屯盱泗濠州虜不敢動但移牒三省密院及移書宣
撫司虛為大言欲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等公奏此皆
詭詐不當為之動卒以無事隆興元年正月九日制除公
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且命
即日開府視事始公命諸將築泗州兩城至是而畢隱然
為邊塞重鎮時虜將萬戶蒲察徒復及偽知泗州大周仁

以兵五千屯虹縣都統蕭琦以萬餘人屯
壁積糧修城
遣間不絕公謂至秋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若破兩城則
淮泗可奠枕也且蕭琦素有歸我之意累遣親信至宣撫
司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擒二
邑之策公具以奏上上手書報可三月召公赴行在公中
道具奏曰今之議者孰不持戰守之說其下則欲復舊
轍重譚前好以臣觀之戰守之說是也然而戰守之道本
於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用之戰則克用之守則固理有決然者
矣今德政未洽於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揆之廟筭深有
可疑臣願陛下發乾剛奮獨斷於旬月之間大布德章一

新內外盡循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後
人心既孚士氣心振子以戰守何在不濟既至復伸前說
上再三歎美謂公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弊以次革乃命
李顯忠出濠州趨靈璧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令泰議
馮方隨往犒勞公亦自往臨之將行念軍事利鈍難必恐
或小跌傷上有為之心謂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其言
明切曲尽事機乞上置之坐右常觀覽焉又出旗勝軍前
曰面奉聖旨大軍所至務要秋毫不擾專以慰安百姓為
事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達於聽聞朕所不赦公渡江
聞李顯忠至靈璧而蕭琦中悔以眾來拒顯忠大破之琦
所將萬五千人降殺殆尽邵宏淵亦進圍虹縣顯忠會之

徒穆周仁窮蹙率其眾降亦以萬數公又遣戚方將舟師
趨淮陽慮顯忠輕敵深進則親帥官屬前駐盱眙幾便近
得以指呼顯忠追蕭琦至宿州近城琦與家屬及千五頭
領等百餘人降遂直抵城下虜偽元帥者遣二萬餘人來
戰大破之進攻城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中原震動歸附
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數十年來無此克捷
公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
皆未達偽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大兵至顯忠等恃勝不
復入城但於城外列陣以待士卒頗疲矣偽帥令於陣前
打話謂尔若破我當尽歸河南之地既戰虜兵引却明日
復戰我師小不利統制官有遁歸者軍心頗搖顯忠等率

兵入城虜衆進攻城復殺傷而退居數日得謀者報虜大
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虜亦不能追也時虜名酋勇
將降執系道精甲破亡不翅三倍是後不復能為靈壁虹
縣之屯矣方初退師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浮言洶動
傳虜且至官屬中有懷檄以歸者亦有請公亟南轅者公
不答遂北渡淮入泗州城軍士歸者勞而撫之視瘡痍拯
疾病存錄死事旌有功人情胥悅凡數日上下始知虜初
無一騎過宿者人心始定時公獨與子拭畱盱眙幾月俾
將士悉歸愬而後還維揚具奏待罪上手書撫勞公復奏
曰今日之事明罰為本而罰之所行當自臣始上手書報
曰卿委待罪欲罰自卿始卿此言至公豈不感格朕委任

卿未嘗少愛卿不可以此介意正賴卿經畫他人豈能副
卿有旨降授特進更為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素
主和議者乘時抵巇非訖百出上又賜手書曰今日邊事
尤倚卿為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奉事之初
朕與卿独任此事今日亦須朕與卿終任此事切不可先
啓欲和之言又荐遣內侍勞公於是公又第都統制官以
下乞以次行罰時朝廷遣揚存中以御營使行江上守
備首途有日公謂命令不一將士觀望或敗國事身死無
益遂論奏之上即日詔存中每行公畱真揚大飭兩淮守
備俞魏勝守海州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
治高郵縣兩城為大兵家計修滁州關山以拒虜衝

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庐州大抵虜人來攻泗則糧道回
遠城中兵二萬餘足以守乘其弊以勝如其出奇自淮
西來則清野堅壁使無掠既不得進合兵攻之可大破
也然是時師幾人不自保公命栻往建康挈家屬來
維情大安兩淮郡縣悉增葺屋宇人物熙熙大有為之君
落亦皆成聚上復召栻奏事公附奏曰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間
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
然後上下享應影周其次吾之於齊諸葛亮之於蜀書傳所載始終
不然作舍道邊何自而成而况安危禍福其應不
遠可不畏哉今邊隅粗定軍旅粗以傷敗之故其勢

未能為竭國之卒而臣跋前疐後動輒掣肘陛下
將安所用之國計精選天下崑穴之賢付以中外
大專信之篤如前數君所為謀出於一不
得以陰間不使異議得以輕搖先內後圖恢復庶幾
日積月著太平可期載惟陛下艱至難之時遇自古未
嘗有之疆敵若非相與為一朝夕圖回不較利鈍終
期有成歲月易流後悔難追甚可痛惜也臣老且
陛下矜憐賜以骸骨使之待罪山林無令狼狽取
笑天下後世上覽奏謂栻曰雖乞之章日至朕決不許
朕待媿公有加終不為議所惑公聞之不敢復有請時
上對近臣未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

多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八月有旨復公都督號
都元帥僕散忠義與志寧並貽書三省院索四郡及歲
弊等且云今茲治兵決在農以恐脇我公奏虜力強則
乘力弱則止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使其有隙可乘有
機可投雖使人接踵于道卑辭厚禮無所不至亦莫足以
遏其鋒也今偽帥書蓋知江南之士欲和者衆離間吾心
腹撓亂吾成謀坐收全功以肆其忿毒于後惟陛下深察
之臣誠過慮竊恐府儒之論不知大計遂為真和曾不知
三數年之後虜馬日蕃人心益定我之將士解體怠惰方
是時何以枝梧然今日內治未立人多懷私只貴謀身不
思為國軍民之弊莫不加意不求之此而區區於未恐無

益也時朝廷欲謝却歸正人已至者志加禁切且不欲公
多遣間諜恐生邊釁公奏曰自昔荆業中興之君圖回天
下初非有夙任之將素養之兵舊撫之民為之用也攻其
施設事非一端或取之群盜或得之降虜或以夷狄攻夷
狄莫不虛懷大度仰憑天道俯順人心以成大功後世仁
德之不孚措置之失宜馴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人事
之謬蓋亦天命之不歸也今陛下紹隆祖宗方務恢復乃
於降者而首疑之則左右前後與夫今日軍旅之衆孰不
可疑而况它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乃可濟若勉之失
當反激其怒它日人自為敵計之出此豈不誤哉陛下將
有經營四海之心推誠待人如天如日豈比固陋之士姑

為保身之謀，獨無天命之可信哉？又奏虜之於我有不戴天之仇，挾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撓亂國家，反覆詭秘，略無一實。今敗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轍，號為信義，恐生兵隙。臣所未喻也。昔宋襄公謂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而卒敗於楚，得無類是乎？時湯思退為右相思，退本檜死黨，尤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李玘持書報虜，並借戰事。言以往公又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上因其辭，戒勿許四郡，而宰執則令仲賢等許之，無傷。玘至境，託故不行。獨仲賢往，慄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遂鼠伏，掛手狀稱歸，當稟命許四郡。願持書復來。仲賢見公謬稱虜有數十萬之衆，近邊若不速許四郡，今冬必入寇我。

無以當其鋒。且公重臣，不宜在江外。當亟渡江。公知仲賢為虜所脇，即謂之曰：某在此邊備已飭，借使虜來當力破之。况探報日至，虜之地河南者不過十萬計，詎得無為虜游說耶？玘復被旨令入奏。公命玘奏仲賢辱國無狀，但所謀事未知有無。出朝廷之意，臣實不預。此詔玘至上，即召見首問仲賢事。玘具奏其狀，且曰：仲賢不可不明正其罪。朝廷為表裏，不可不察。上怒下仲賢大理寺。思退等惶懼，反謂仲賢能說虜削去君臣之禮，止以叔姪相往來，為有功。百端救之。至與左相陳康伯等叩頭殿上，乞去。上不悅。猶鐫仲賢官。思退及其黨，悞益大。唱和諷建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見。諸軍惶惑，歸正。

人尤不自安即出榜諸軍謂虜人妄有邀索如輒敢渡淮當約日決戰朝廷聞公出此榜皆大恐独上以為然公又奏主伏聞朝廷遣使甚亟思慮反復實不遑寧伏念臣頃居謫籍幾二十年流离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狀所以養愛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深愧終幸一朝得伸素至瞑目无憾幸遇陛下龙飛之始英武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臣是敢受任而不辭今將士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寇作於内師老於外少稽時月形勢畢見載惟此虜若勢力有余内無掣肘則秋冬之交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書約期勢實畏怯其狀甚露邊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為我則利為彼非福蓋

三百里之内野無芻粟拒以不戰又何能為而直為此急急也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為迂濶寡合自度賦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退惟臣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有為之時惟臣所憂者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後悔何及不然臣年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逸以畢此身而固為異同於今日也又奏今歲守備粗嚴自秋涉冬初無一事向若虜不貽我以書固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慢我而朝廷忽遽遣人自招紛紛緣此内外之情各不懷安於國體所係甚大今茲使行事体尤重豈宜更復草草惟此虜若必欲侵凌我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亦何由而動况專幸寇仇之不我侵

急急然徒為懇免苟安之計臣之所未諭也上賜手書諭
意將以首相待公公奏力辭未幾遂召公赴行在奏事公
初議答虜書事以為但當輕遣一介往觀其情偽而為之
所至是乃聞朝廷遣之望等十一月二十五日行至鎮江
上奏曰近者竊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議臣身在外初不預
聞竊惟徽宗欽宗不幸不反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
不如無主而八陵久隔赤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況
送亮憑陵移書侮慢邀求大臣坐索壞地其事近在目前
今議者不務力為自彊之計而因虜帥一貽書遽遣朝士
奔走麾下再貽書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哀吾民
之膏血以奉仇人用猶子之禮以事仇人欺陛下以款之

之名而為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款之而修吾兵政不
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国書一正將士褫氣忠義解體人
心憤然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款之而理吾財用
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以歲幣之費虜
使之來復有它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欺陛下以款之
之名實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黨與之是立惟家室之是
顧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為心哉況兩朝盍輿之望
已絕宗室近親流落虜廷戕賊殆盡猶欲與之結和不知
於天理安否臣實痛之臣年老多病所論與朝廷略不相
合豈可蒙恥更造班列以重貶其素節且陛下廟堂之上
豈容狂妄不合之臣濫廁其間臣雖至愚亦誠不忍為今

日力主和議之臣並立於朝伏乞蚤降指揮罷臣機政臣見力疾至前路秀州聽候指揮上賜手書曰覽卿奏欲在秀州候指揮甚非朕所望也卿忠誠為國天下共知和議事專俟卿到面尽曲折卿宜速來繼遣內侍甘澤賜公手書曰卿赴召入覲何為中道遽欲引嫌自陳軍國大事正要卿同心叶濟已差甘澤宣卿宜体朕意疾速前來公以上意厚甚不敢固辭復上奏曰臣竊聞道路之言謂今茲議和非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已者詢之士大夫多以為然惟臣昔嘗力陳和之不可為秦檜所擠瀕死者屢賴太上皇帝保全覆護有餘生今日之議臣以國事至大不敢愛身力為陛下敷陳不知陛下終能主張之否又有事之大

者人才混殺風俗陵夷綱紀久弛上下偷安巨細積弊內治自彊未見端緒若力圖所以革之一繩以公不卹浮議則怨謗之言投隙伺間巧為傷中事必無成若因循不革日復一日何以為國國政不立何以禦寇不知陛下能力斷於中果行於外君臣一下無間可乘以濟此艱難之業否臣是以食不遑味寢不遑處拳拳憂心有如敝日思所以為陛下

計為社稷計頃更不敢忽也不然臣

年老數竒粗知孝道豈敢叨踰榮寵竊位於朝以負陛下杜稷哉臣到闕日願賜清問之燕俾尺區區度其是否使之進退有據不違其道不勝幸甚既至入見上首諭公以欲專委任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書留使人

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虜帥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上與公密謀若虜帥必欲得四郡當遂追還使人罷和議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上諭當直李士錢周才以注意在公故思退雖為左相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語又時召棻入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忌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上令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馬時行任盡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鉅

莫冲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諫臺皆一時選也公自太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即位公入對又首言之及摠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言於上曰今不幸建康則宿弊不可革人心不可回王業不可成且秦檜二十年任臨安為燕安醜毒之計豈可不舍去之而新是圖大抵今日凡事皆當如藝祖創業時務從省約而專以治軍卹民為務庶國有瘳不然日復一日未見其可上深感悟通書官胡昉等至宿州僕散忠義以不許四郡之故械繫道脇昉等不屈忠義計窮更禮而歸之上聞之亟召棻語之故令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事當歸一也始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均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

龍大淵并一行禮物並回思退等大駭更約翌日面奏及至漏舍思退等兢執前說公折以正論輒於是日三月朔旦上當詣德壽宮未登輦召宰執議事思退及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叩頭力爭上怒声色頗厲及自德壽宮回復批出曰追回之望等劄子宜速進入適詣德壽宮太上皇帝亦深怒此虜無礼卿等不可專主和議恐取議於天下思退等惧遂以劄子進入發金字通行公奏胡昉等能不為虜屈當加賞而向者盧仲賢擅以國家境土許寇與仇宜有重罰有旨仲賢除名勒停編管郴州又奏宜榜示諸軍諭以僕散忠義械繫使人加以無礼使各奮忠義勉勵待敵趨赴功名毋幾諸軍知曲在虜豈知和議

不成激昂增氣上令督府以此旨降榜兩淮荆襄川峽數日之間號令一新中外軍民皆仰上英斷思退計窮後奏力主和議且請上以宗社大計奏稟太上皇帝而後從事上親批其後降付三省曰虜無礼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虜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檜之不若故事宰相日一人啓御封是日適公當啓啓畢即轉示思退思退大駭藏去先是上既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初不與聞後奏事上前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虜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決幸建康思退等失色及又見批語乃陽為皇恐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傾陷之計蹤跡詭秘人不得及知也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按視江淮公知一日出外姦人必得肆意

然趣行之旨陛下而事之成敗則又有非人力所能為者
乃行既出国門思退家與右正言尹穡通謀日夜汲汲益
求所以間公者公未抵鎮江道遇王之望等遠見之均秀
主和議因密奏之而思退等亦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
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公之望等咸毀守備一無可恃者
又陰以官爵諷諸將令入文字稱虜盛彊為畏法語而穡
專主其說百計毀公蓋公受任江淮兩年有半念國家多
虞醜虜未靖憂思計度寢不遑安食不遑味祁寒盛暑勞
撫將士接納降人講論軍務未嘗少倦少年精力有不能
及而公忠義奮激曾不以為勞諸軍感悅有不待號令而
從者計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實建康鎮江兩軍凡

萬二千余人萬弩營所招淮南疆壯及江西群盜又万余
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淮南軍士知泗為兩淮要塞皆願
以死守至挈父母妻子往焉要地如海泗高郵巢和六合
等皆已成築其可因水為險處皆積水為櫃增置江淮戰
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為
虛声脇和至再至三皆有約日決戰之語泗州將士日望
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備禦甚設卒不敢動反為防我
計及是公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無不踴躍思奮軍聲
大振虜聞公來亦檄宿州之兵歸南京汳邊清野以俟淮
北歸正者日來不絕山東蒙傑悉遣人來受節度公曉之
曰淮北山東之人慕恋國恩厭苦虐政保據山險抗拒賊

兵守今累年首領冒難遠來備述尔等忠勤為之惻痛已具奏皇帝記錄汝等姓名將來大兵進討則犄角為援昼驚夜劫抄絕粮道如是賊兵深入便當連跨城邑痛勦賊徒勦績儻成節鉞分茅皆所不吝但當觀時量力無或輕動石墮賊計今本朝厲兵秣馬以俟天時汝等亦宜訓習以待王師之至公又以蕭琦乃契丹四軍大王之孫沉勇有謀欲令琦及統契丹降衆且以檄喻契丹大意謂本朝與契丹有兄弟之好不幸奸臣誤兩國皆被女真之禍今契丹不祀皇帝無日不念此尔能結約相應本朝當敦存亡繼絕之義虜人益懼遂為間書錢拔摹印散之境上類後周所以間斛律明月之意督府參議官馮方立朝有直

声臨事不避難通行兩淮築治城壘最為勞勩思退等以其効力尤多尤惡之使搗論方不當築城費財凡再章而方罷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吏等二年半之費實不及三十萬給其餘為修城造舟除器招軍等用上出公奏思退搗議屈於是始謀更造它事撤公殿前後軍統制張深守泗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鄭代之公至淮東詢問知狀奏晉深而搗指公此事為拒命跋扈思退等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都督則公自當引去搗奏論如思退計而公自聞馮方罷已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搗連疏詆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如公

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喻魏公者卿宜遍喻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仕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有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奔地求和之議且命宣諭司及統領司磨治督府文書錢物吹毛求疵卒不可得乃已公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六除醴泉觀使公雖去國不敢以嫌故有隱奏尹穡姦邪必誤國事又奏勸上務學親賢故舊門生或勸公當勿復問時事後雖有召命亦無庸起公慨然語之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况吾荷兩朝厚恩尸重任今雖

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不言上復欲用某某當即日就道敢以老病為辭如公等言復何心哉聞者聳然以連年疲勞比得退休已死衰爾且畏暑未能遂還長沙行次餘干假宗室趙公頊之居而寓止焉所居之南有書室公名之曰養正而為之銘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日讀易更定前說且曰庶幾未死於孝有進也又取易象題坐右曰謹言語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親舊來訪者輒與講論古道終日不倦蓋其心純一無出處動靜之間如此孟秋既望公存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歎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之禮

俾遵守曰喪禮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及雪祖宗之恥不欲歸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為饒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有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更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志栗栗至二十有二日始寢疾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時命子栻等坐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日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先是六月末有大星墮于趙氏居養正堂之北光芒若晝趙氏一家及驚盡日得公書欲來寓居云計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公大保栻等不敢違公志扶護還潭州以是歲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縣南嶽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

未嘗觀無益之書未嘗為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論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冊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在京城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它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為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率獸逼人莫知其為大變公獨毅然以虜未滅為已責必欲正人心雪仇耻復守守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

得其秉彝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公論事上前務尽道理期於聽從不為苟激其在官守事無細大必以身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誠懇惻貫徹上下平生四被謫命處災方幾二紀拳拳念君之心遠而弥篤見朝廷一幸措之善則喜溢詞色一事不厭則憂思終夕不寐嘗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蓋其忠義自壯至老或用或舍未嘗有斯須之間也事太夫人先意承志婉愉順適曲尽其心奉養恭恪寒暑不渝家人婦子見公身率莫敢不敬或時遠去侍側每覓意緒不佳則曰太夫人得無有疾乎遣人候問則其日果太夫人服藥也太夫人方嚴或顏色不和則公拱立左右踧踖若

無所容俟太夫人意舒乃敢安蓋自膝下至白首如一日太夫人既沒見素所服用之物未嘗不泣下起敬起孝孝誠篤至上自宮禁下至閭閻無不咨嗟歎息縉紳軍民聞風而興起慕用與夫愧悔改行者不可勝計也於兄徽猷公友弟篤至教養其子與已子不少異置義莊以贍宗族之貧者以至母族喪葬昏嫁亦皆取給焉歲時祭祀必預戒小大使各嚴恪滌牲治具必親泣焉及祭肅平如祖考臨之時節嘗新必先荐于廟而後敢食器皿擇精潔者備荐享不以它用素能飲酒至斗餘及貶連山太夫人曰南方地熱宜省酒即不敢飲及再見太夫人命之飲乃飲遂終身不踰三酌於器用取具不問美惡平生無玩好視天

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者燕處飲食皆有常度雖在
閨門無戲語無墮容未嘗偏倚而坐未嘗疾呼遽行言必
有教動必有法盛德日新至老無息及在餘干未寢疾間
溫恭朝夕無絲毫倦怠意絕筆二銘于今讀之猶能使人
悚然起敬則公之心雖未易以言語形容然於此亦可以
少見其幾矣蓋其天資粹美涵養深厚以至於德成而行
尊非強勉所能及也公之孝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
孟嘗論易數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三之
也分為二而七八九六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
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為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
四六八十合為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為十

摠之為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乎中中故變變故其
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
變化之幾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又嘗論剛
柔之義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為
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為乾矣故夫必
欲遠声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安
民人必欲服四夷乾之剛也君則之於內而主斷也至於
禮臣下下賢才撫四鄰愛百姓卹孤寡虛心取善舍己從
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謹禮法循分守安
進退守成業坤之柔也臣得之於內而有承者也至於犯
顏敢爭捐軀及節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可

殺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為不義守忠義之大訓弭患難
於當年斷大計定大疑正色立朝華夷歸服其動莫非剛
矣故夫善觀易者必觀夫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或悔或吝或吉或凶
可以類推矣不知剛柔之用不可言易也胡銓求公序其
所著春秋傳者公告之曰春秋所書莫非人事章章者作
之於心見之於事應之於天豪釐不差夫子叙四時稱天
王以謂順天則治生物之功于是異逆天則亂生物之功
于是息為千萬世訓至明也故一言以斷春秋之義曰天
理而已矣嗚呼使王知有天則諸侯知有王大夫知有諸
侯陪臣知有大夫馴致之理得之自然禍難孰為而作哉

蓋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
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彼列國諸侯雖曰強大敢違
天不恭以重拂天下之心而自取誅滅耶周道既衰王之
不王不能正身行礼奉承天心以大明賞罰於天下春秋
為是作以我褒貶代天賞罰庶幾善者勸惡者惧亂臣賊
子易慮變志不復接踵于後天地之大德始獲均被萬物
聖人先天心法之要蔑有著於此書者矣公於本朝大臣
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
正之事為可法嘗曰萊公自澶淵還耻於城下之盟益勸
上修德立政既不獲用乃有東封西祀之說鄭公使虜還
以和議為恥以自治為急務而不受樞庭之賞文正自西

鄙入參大政勸仁祖開天章閣俾大臣條時務大修政事
文正所具二十條無非要切然亦不克施使三公獲盡其
猷為則王業必不至二百年而中微也異時歸老山林當
作三賢堂於弊庐之側庶我朝夕想像如見其人豈三公
所為適有契于公心也與每訓諸子及門人曰孝以禮為
本禮以敬為先又曰孝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又
又自有見處見人有一善為之喜見僻色子妖輩言動小
不中理則對之熒然不樂人自感動公初娶楊国夫人樂
氏旬日被命召即造朝及為侍從或以公盛年勸買妾公
曰国事如此太夫人在遠吾何心及此遂終身不置妾再
娶蜀国夫人宇文氏賢明淑順與公同志事太夫人尺禮

鷄初鳴已冠帔立寢前俟太夫人寐寤夜則俟太夫人寢
至息勻寐安乃去食飲湯藥一一親之太夫人常曰吾兒
孝天賜賢婦以成其心內外宗族敬仰無間言起居飲食
亦皆如公有常度不渝相對如賓公方貴未嘗言及宇文
氏私門每訓諸子曰吾朝夕兢兢履地如履冰惟恐一言
之失一事之差蓋其德誠足以配公焉先公五年薨葬衡
山與公同兆異穴生子男二人長棡右承務郎直祕閣次
杓右承奉郎公奏議務坦明不為虛辭率口誦令子姪書
之皆根於心不易一字有紹具奏議隆具奏議各十卷論
語解四卷易解并雜記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
詩書禮解三卷文集十卷惟公忠貫日月孝通神明盛德

隣於生稟奧享妙於心通勳存王室澤在生民威振四夷
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編錄可紀謹掇其大畧以備獻于
君父下之史官傳之無窮且將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述
焉謹狀乾道二年十月日左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
朱熹狀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九十五卷下

